

赋权于 妇女 是明智的经济学

阿娜·雷文加、苏德·薛提

印度马哈莱·加尼区巴佳巴村附近稻田里的农妇。

缩小性别差距不仅能造福于妇女和儿童，而且整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

在不久前，妇女们在寻求能使她们与男人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机会时，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就在约 1/4 个世纪之前，男女不平等现象在大学教室里、在工作场所，甚至在家里还随处可见。但从那以后，全世界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巨大改善。在大多数国家——无论富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儿童越来越多地走进学校，他们的寿命也更长了，并得到了更好的工作，获得了更多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

但是，巨大的性别鸿沟依然存在。即使在富裕国家，妇女和女孩相对于男人和男孩的死亡率更高，而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则更有过之。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方，妇女挣钱比男人更少，更难于获得经济价值高的机会。而且，在安排生活和作出重大决定方面，妇女比男人的机会更少。

世界银行《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认为，缩小性别差距对于发展和决策来说至关重要。性别更加平等能够提升经济生产力，改善下一代人的发展后果，使机构制度和政策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即使国家发展了，在许多方面性别差异依然存在，这一事实提示我们要采取持续的、有针对性的公共行动。矫正性政策如果能针对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就会产生持续的发展红利，这对于改善福利是至关重要的。要想收效，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以造成不平等的根子为标靶，同时还不能忽略国内的

政治经济状况。

参差的进展

在过去的 1/4 个世纪中，性别平等的许多方面——包括教育和卫生保健、经济机会的获取以及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变化格局。在诸如教育等一些领域，对于几乎所有妇女来说，性别鸿沟已经弥合了；但对于贫穷的或者面临诸如种族等其他不利因素的妇女来说，这方面的进展就很缓慢。其他领域性别鸿沟的弥合一直较慢，即便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妇女以及那些处于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较为迅速的国家的妇女来说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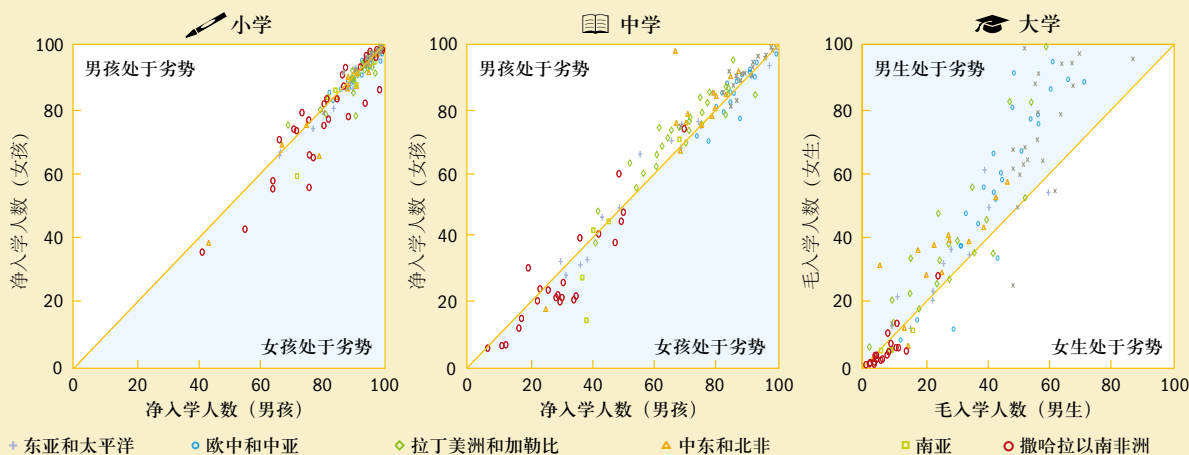
在初等教育方面，几乎所有国家的性别鸿沟都弥合上了。中等教育的性别鸿沟也在迅速缩小。的确，在将近 1/3 的发展中国家里，目前就读中学的女孩数量超过了男孩。在可获得数据资料的国家中，有 2/3 的国家的大学女生数量超过了男生：当今世界大学生中，女生占了 51%（见图 1）。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 3500 万以上的女孩没能上学，与之比较的男孩数量是 3100 万，这些失学女孩有 2/3 是少数民族。

自从 1980 年以来，世界所有国家的妇女寿命都高于男人。但所有发展中国家与富裕国家相比较，妇女和女孩年纪较轻就死亡的情况还是比男人和男孩更为多见。这种“女

图1

去上学

在小学和中学入学方面已经实现了两性相等，而高等教育入学更青睐于女孩。
(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每幅图中的45度线表示入学人数两性相等。高于此线的任何一点意味着入学女生多于男生。

性过多死亡”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消失”了390万60岁以下的妇女和女孩（见表）。她们中约有2/5的人未及出生，1/6的人死于幼年，还有1/3以上死于生育年龄。女性死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育龄妇女以及被HIV/AIDS流行严重摧残的国家中的妇女（世界银行，2011年，第三章）。

在过去的30年里，有5亿多妇女加入到世界劳动大军中，目前，全世界劳动者中妇女已占到40%以上。劳动参与度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妇女教育状况的改善导致的生育率的空前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在诸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家并不相同。然而，世界各国妇女争取的收入还是不如男人（世界银行，2011年——尤其是第五章），其原因各不相同。与男人相比较，妇女可能会从事更多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或者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农妇们耕种的土地地块较小，种植的作物也比男性农民的获利少。而且，女企业家一般是在赚钱不多的领域从事较小的营生。

至于权利和话语权，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目前都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公约。然而，在许多国家，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在面对家庭决策的制定和资源安排等问题时，仍然少有发言权。妇女还更可能遭受家庭暴力侵害——发展中国家和富裕国家都如此。而且，在所有国家，包括富国和穷国，只有很少的妇女能参与正式的政治，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政治。

性别平等与发展

性别平等就其本身来说是很重要的。发展是扩大

所有人(包括男性和女性)自由平等权的一个过程(Sen, 2009年)。在诸多发展事项中，缩小男女两性之间的福利差距是比削减收入贫困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还能够强化经济效率，提高其他发展成果。可以通过三个主要途径达到缩小性别差距的目的：

- 首先，由于目前全球劳动力中妇女已占到40%，在世界大学生中也占一半以上，如果能够让她们充分施展才干和智慧，将会提升总体生产力。例如，如果农妇能得到与农夫一样的土地和化肥等生产性资源，发展中国家农业产量可能会增加2.5%—4%之多（世界粮农组织，2011年）。消除妇女在特定部门或特定岗位就业的障碍能够通过提升妇女参与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产量增加，这堪与某些国家通过改善技术和才能的配置所获得的25%的增幅媲美（Cuberes和Teignier-Baqué，2011年）。

- 第二，使妇女对家庭资源（无论是她们自己挣得的，还是转付来的现金）有更大的控制权，能够使家庭开支结构向着更有利于孩子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增强一国经济增长的后劲。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英国等国家的不同例证表明，一旦妇女控制了更多的家庭收入，无论是她们自己挣得的还是转付来的现金，她们会在食品和教育方面花更多的钱，孩子们也会从之受益（世界银行，2011年）。

- 最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赋权于妇女还能改变政策抉择，使得机构制度更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印度，在地方层面上赋予妇女权利催生了更多公共品，如有关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条款，这对于妇女尤为重要（Beaman等人，2011年）。

促进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家庭对市场结构和机构制度——包括正式的（如法律、规章和政府服务的提供）和非正式的（如男女的角色地位、规范和社会网络）——功能的回应，更好地理解性别平等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演化的。

市场和机构制度帮助确定家庭中不同个体所面临的激励、偏好和限制以及他们的话语权和谈判实力。家庭决定的制定、市场以及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机构制度正是以这种方式互动着，并决定着与性别相关的结果。这种架构也有助于表明经济增长（更高的收入）是怎样通过影响市场和机构制度的运作以及影响家庭作出决定，从而影响着两性的结果的。图 2 用“增长”箭头来表示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带动齿轮向着性别更加平等的方向扭转，“性别平等”箭头则显示了缩小性别差距是如何反过来刺激着更高的经济增长。

这一架构有助于证明为什么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距能够缩小得如此之快。在这方面，在众多的国家中，收入的增长（通过放宽对家庭和公共经费的预算约束）、市场（通过为妇女打开新的就业机会）以及正式的机构制度（通过扩建学校和降低费用）走到一起，对家庭决定产生影响，使其更偏好于女童和年轻女性的教育。

这一架构还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妇女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性别鸿沟，尤其是那些不仅贫穷且还受到其他形式的排斥（比如居住在偏远地区，或者属于少数民族，或者受伤残所困扰等等）的妇女。例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尽管最富裕的 1/5 人口中，女孩和男

孩入学人数没有什么差别，但在最贫穷的 1/5 人口中，两性之间受教育年限则有将近五年的差距。危地马拉原住民中的妇女文盲率是非原住民妇女的两倍，也比原住民男性高 20 个百分点。由市场给出信号、改善机构制度提供方面的服务以及提高收入（一般情况下此举有利于女孩和年轻妇女的教育），这些举措都不能惠及处于严重不利境地的人群。

政策含义

为了实现性别平等，政策制定者需要将他们的行动聚焦于五个优先事项：减少女孩和成年女性过多的死亡；消除教育中依旧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妇女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机会，并以此改善收入和提高生产力；给予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平等的话语权；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相传。

为了减少女孩和成年女性过多的死亡，有必要对每个年龄段死亡的根本原因予以关注。鉴于女孩在婴儿和幼年时期对水生流行性疾病的敏感度较高（相对于男孩而言），改善供水和卫生设施是减少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过多死亡的关键，就像越南的做法（世界银行，2011 年）。为未来的母亲提供不断改善的健康护理也非常关键，如同斯里兰卡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及土耳其最近所做的那样。在受艾滋病传染影响最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必须关注于扩大抗逆转录酶药物的可及性，减少新流行病例的发生。为了打击与性别选择有关的流产（它导致女婴出生数量的减少，在中国和印度北部，这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必须提高女孩的社会价值，正如韩国的做法那样。

在那些教育鸿沟持续存在、并且由于贫困、种族或者地理因素而阻碍女孩接受教育的国家，必须消除教育上的性别差距。例如，在那些距离较远成为主要问题的地方（比如阿富汗的农村地区），在偏远地区建立更多的学校就能够缩小教育的性别鸿沟。一旦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解决办法难以实施，或者实施起来代价高昂时，对需求方进行干预，例如根据学校出勤率有条件地实行现金转移支付，有助于让贫困家庭的女孩走进学校。在墨西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种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在提高女孩的入学率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世界银行，2011 年）。

为了扩宽妇女获取经济机会的

她们在哪儿？

2008 年，大约有 400 万女性“消失”了。

（女性的过多死亡，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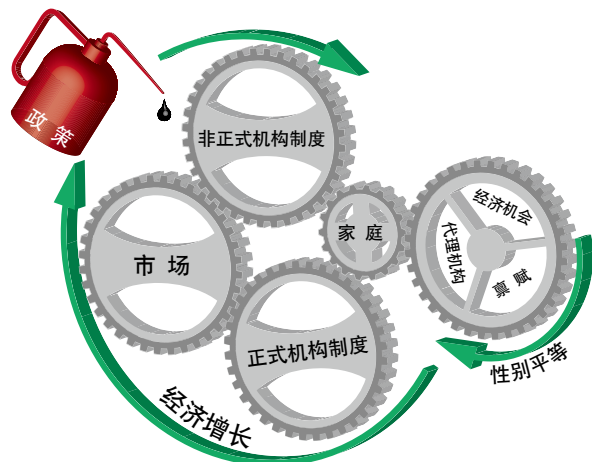
	出生时		不足五岁		5—14岁		15—49岁		50—59岁		总人数 (60岁以下)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中国	890	1,092	259	71	21	5	208	56	92	30	1,470	1,254
印度	265	257	428	251	94	45	388	228	81	75	1,255	856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53	183	203	61	77	302	751	50	99	639	1,182
HIV高流行国家	0	0	6	39	5	18	38	328	4	31	53	416
HIV低流行国家	42	53	177	163	57	59	264	423	46	68	586	766
南亚 (不含印度)	0	1	99	72	32	20	176	161	37	51	346	305
东亚和太平洋 (不含中国)	3	4	14	7	14	9	137	113	48	46	216	179
中东和北非	5	6	13	7	4	1	43	24	15	15	80	52
欧洲和中亚	7	14	3	1	0	0	12	4	4	3	27	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	0	11	5	3	1	20	10	17	17	51	33
总数	1,212	1,427	1,010	617	230	158	1,286	1,347	343	334	4,082	3,882

资料来源：《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的资料估算。

图2

寻求更大的驱动力

家庭、市场和机构制度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性别后果。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1年，《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

门路，从而减少男女之间在争取收入和经济生产力上的差距，需要制定一套联动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给妇女以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她们能够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例如，哥伦比亚的对照顾孩子给以补贴；孟加拉国的改善妇女获得信贷的渠道，以及埃塞俄比亚的确保妇女能够获得生产性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埃塞俄比亚现在向夫妇双方颁发了共有的土地证书。有关妇女在工作场所中的生产力的信息较缺乏，解决这一问题以及消除不利于妇女的机构制度偏向，也可以为妇女打开经济机会之门。例如，约旦引入了有利于妇女的配额方式或者实施就业安置计划。

为了消除家庭和社会事务中话语权的性别差异，有必要针对各种社会规范和信理念、妇女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法律框架以及妇女教育等问题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来制定政策。提高妇女对家庭资源的控制权的举措以及有利于增强她们积累资产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强化她们的财产权来积累资产的法律至关重要。墨西哥最近对家庭法的改革通过将婚姻期间获得财产的所有权在夫妻之间平分的办法，强化了妇女的财产权。提高女性对社会事务的话语权的方法，包括实施政治代表配额制、培养未来的妇女领袖以及扩大妇女在工会和各种专业协会中的参与度。

接近青春期的女孩和年轻的成年妇女在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性别不平等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人生这个阶段所作的抉择，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的技能、健康状况、经济机会以及志向。为确保这方面的性别差异不至于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各项政策必须强调人力和社会资本建设（如马拉维的方法是直接向无论留在学校还是返回学校的女孩提供现金转移支付）；使从学校向工作岗位的转变简便易行（如在乌干达，对

年轻妇女实施就业与人生技能培训计划）以及帮助女孩改变志向（如印度通过让女孩接触诸如妇女政治领袖之类的角色榜样）。

尽管国内政策行动至关重要，但国际社会也能在以上各个优先领域中作出各种努力。这就要求从多个方面采取新的或更多的行动——建立一些更有融资能力的联合体，对促进创新与学习的各种努力加以协调以及建立更有效的伙伴关系。融资必须直接专门用于最贫穷国家降低女童和妇女过多死亡的努力（通过投资于清洁的供水、卫生设施以及孕产妇服务）以及缩小持续存在的教育性别鸿沟。伙伴关系还必须超越政府与发展机构这对伙伴而进一步发展，把发展中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私营部门、市民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也涵盖进来。

尽管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但由于最终认识到性别平等对于男女双方都是好事，世界还是以许多方式被改变了。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弥合性别鸿沟将使我们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获得许多利益。为撰写《世界发展报告》而接受调查的几千人中，有一位来自越南河内的男士评论说，“我想当今妇女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她们能够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一切工作，她们非常强大。在一些家庭里，妻子是最有权势的人。一般来说，男人仍然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妇女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夫妻之间公平合作是幸福的事。我认为，当夫妻平等时，就是幸福”。■

阿娜·雷文加（Ana Revenga）是世界银行欧洲和中亚局人类发展部主任；苏德·薛提（Sudhir Shetty）是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局减贫与经济管理部主任。

本文根据《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编写。该书由世界银行于2011年出版。例证与分析参考了该报告相关章节援引的资料。

参考文献：

- Beaman, Lori, Raghendra Chattopadhyaya,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forthcoming, "Political Reserv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n Village Councils," 2011, in India Policy Forum 2010–11, ed. by Suman Bery, Barry Bosworth, and Arvind Panagariy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 Cluberes, David, and Marc Teignier-Baqué, 2011, "Gender 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201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0–11: Women in Agriculture—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Rome).
- Sen, Amartya, 200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World Bank, 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